

# 故乡是一轮明月

□ 谭丁录

迎着秋日的凉风,行走在家乡的山路上,秋风轻拂掠过耳际。与乘车疾驰而过相比,脚踏着这片土地,更能让我体会归家的踏实。

绵延的雪峰山是乡民的守护神。每一方土地都有葱茏的树木和沉寂的灵魂。我希望和他们一样,生时游山涧,死时葬青冢。

曾几何时,我年少梦多,总想远离这闭塞之地,去繁华的城市看多彩的霓虹,去遥远的地方看冰封的雪花和呼啸的黄河。然而,多年后经历繁华的我,发现自己不过是故乡的一面风筝。不管走到哪里,心总是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生怕这根纤细的线会突然断裂。

岁月逐增,更害怕远行。独处的时光,更添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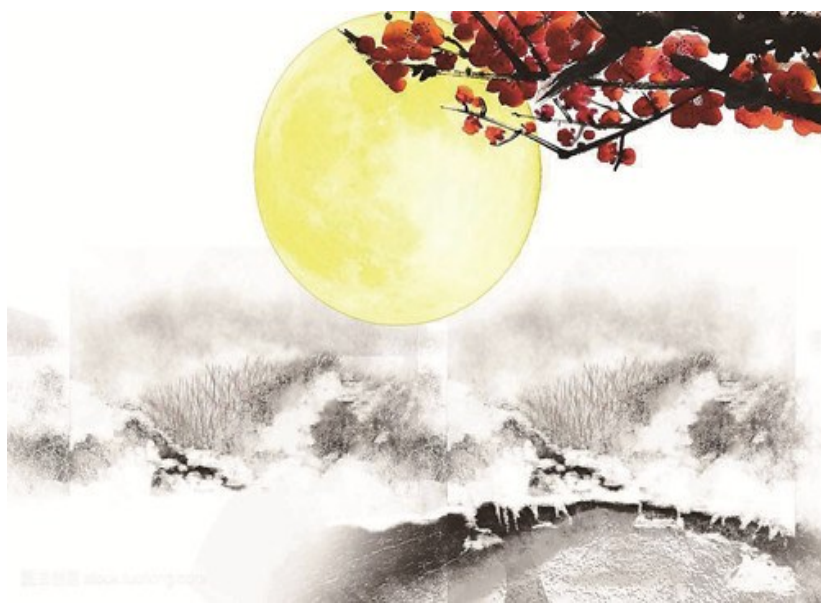
到了不惑的年龄,感觉家乡仿佛成了我的恋人。朝夕相处时,并不觉光阴珍贵,佳人难得。分别久了,才懂得思念为何物,也才知往事历历,得来不易。于是,身在异乡的我,总想看看家乡那一轮浮过山巅的明月。

清冷的月,在青黛色的山头普洒着清霜一样的月华。我迎着风,驻足看她。她飘在寂寥的夜色中,朗朗地与我凝视。不管我快走或是慢行,她总是跟着我、望着我,像母亲临别时的那双眼睛。

有人说,在地球上任何角落看到的月亮都是一样的,因为月亮只有一个。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曾见过一碧千里的草原明月,皎洁的银辉一泻千里;也见过江上的明月,那一望无际的霜辉和奔流的江水,美得让人心碎。但它们的美,只能让我赞叹,不能引出我的眼泪。

唯有这雪峰山的明月,才使我倍感亲切。她曾在无边的黑夜中,为我照亮一条陌生的山路,给我勇气,照着我前行。这明月慈祥温和,年年岁岁都用同样的姿态照亮这片土地,我们祖祖辈辈都不曾遗忘。她曾在默默中见证我们祖辈的辛劳和命运。她懂我所有的心思和过往,也抚摸过我所有的眼泪与悲伤。

明月晃的月亮在连绵的山峦



上,像一盏永不熄灭的家灯,照亮了陌生的路途和黑暗的角落。抹去了乡民心头的忧伤,抚慰了心中曾经的伤痕。这明月带给乡民的是吉祥如意,是五谷丰登,是花好月圆,是安居乐业。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故乡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故乡是一片哺育万物的温情热土,故乡是游子心中的那片海,故乡是哄你入睡的那首歌谣,故乡是母亲做的那顿年夜饭……而对于我,故乡就是雪峰山上那轮照亮夜空的圆月。

(作者系广东省佛山市市民)



## 城市的中秋

□ 秦勇

圆月从楼群升起  
高高低低环肥燕瘦的楼群  
相互推开又彼此拥挤  
谁和谁的退让  
一缕月色穿越进现代都市

城市的月夜  
没有村头没有古树没有蝉鸣  
隔着远远的山脊浅浅的瓦檐  
车来车往的行程  
再也挤不进一段青石小路

这熟悉又陌生的节日  
霓虹撩动着月光撩动着夜风  
思念如野草疯长得太快太多  
一杯酒的苦涩里  
只剩欲说还休

(作者单位:白公街道办事处)

## 有时需要静享时光

□ 陈露

初秋和夏日握手言和  
一群人走在凉爽的秋风  
和刺眼的阳光里  
顺着山路十八弯向上  
想看看峰顶的云  
云下的峰  
一场暴雨不期而至  
一群人困在雨中  
空地上遗留的帐篷  
成了唯一的临时避雨港  
篷外雷声大作大雨倾盆  
篷内小雨淅沥  
寒风跑进跑出  
你的悲伤逆流成河  
担心阿妈晒的被子  
阿爸刚摊好的金黄谷子  
甚至那群刚刚在搬家的蚂蚁  
是否全部到达水淹不到的高地……  
其实啥也不要想  
就这样和朋友一起静静享受  
这一天的时光  
在时光的缝隙里  
听风的诉说雨的缠绵  
似梵音袅袅  
再等待云开雾散  
阳光灿烂的日子  
不必每日行色匆匆  
只要不盯着黑暗  
心里就没有阴霾

(作者单位:县实验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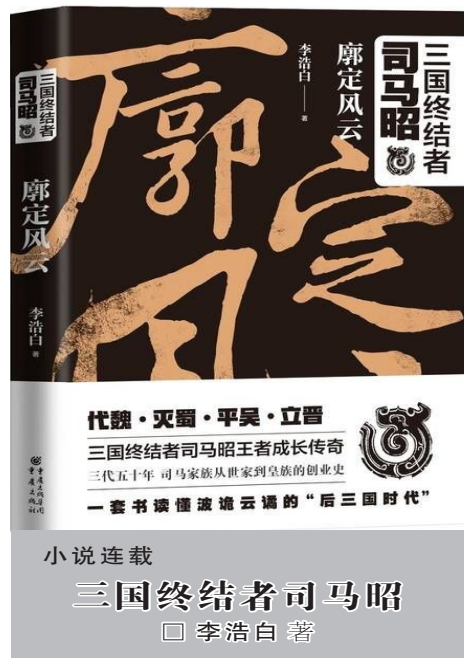
## 书法欣赏



### 家国情怀

■ 戴三七 (作者系忠县籍人士)

## 三国终结者司马昭:廓定风云



### 01 不计前嫌,能用的人都用起来

魏国正始十年的正月,注定是一个除旧布新、震天动地的非常时节。

就在这个月的初三,太傅司马懿与长子中护军司马师、次子散骑常侍司马昭挟雷霆万钧之势猝然发动了“高平陵事变”,以“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等罪名诛杀了政敌——曹氏宗亲、辅政大臣、大将军曹爽及其满门上下,并将他的党羽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尽夷三族。借此契机,司马氏

一派振翼而起,垄断了魏国的军政大权。

马、曹之争自正始初年以来就在魏国朝廷上下时浮时沉,明明暗暗地纠结了八九年,终于在这一夕之间定了大局。对不少朝臣来说,反倒是在心里松了一口气:政局之争最怕的是双方斗得旷日持久、难分难解,这会弄得人们无所适从,而今胜负已分,局面已定,大家顿时对自己将来何去何从都明朗了。司马氏铲除曹爽一党,独揽天下大权,名分赫然大定,又素为名门世族所推戴,此刻只要稍有头脑的人士都知道:自己不出仕则已,一出仕则只得唯司马府之马首是瞻。

这些人士不知道,正月二十九的早上,司马府的两个核心人物司马师、司马昭却相伴而往廷尉府牢狱,探望一个囚徒去了。

这个囚徒并非别人,正是曹爽府中的司马鲁芝。当正月初三夜里“高平陵事变”乍起之时,鲁芝亲率大将军府中一些家丁攻破洛阳城东津门而出,欲助曹爽挽回危局。后因曹爽自行认罪求降示伏,鲁芝这才以“助逆犯上”之罪被拿进了狱中。那么,对鲁芝这样一个曹爽派系中的死硬分子,司马师兄弟前来探监,又意欲何为呢?

司马师兄弟二人刚下马车,廷尉监贾充便一溜小跑着从署门口处迎了上来,一边向他俩施礼见过,一边故作姿态地说道:“哎呀呀!两位大人,为何不早些时候派人来知照一下要探监囚啊?我们

廷尉署也可先行把牢狱里洒扫收拾一下,免得待会儿脏了两位大人的玉履啊!”

“哦?公闾,你这廷尉署内狱难不成一直就脏得像猪圈一样吗?从来就不曾打扫过?”司马师调侃着贾充道,“亏你也还是谦谦君子出身,如今身居狂狷之职,就不能革清旧弊把署中牢狱收拾得干净整洁一些,以示王道教化之意?”

“卫将军这个训示讲得好!贾某待卢毓大人退朝回署之后一定向他转告!”贾充的眉毛、眼睛笑得挤成了一团,“两位大人请进,贾某现在就领您二位进中堂饮茶休息!”

司马昭淡淡说道:“公闾,你直接带我们去鲁芝大人的牢房吧!”

“鲁……鲁芝?”贾充一愣,“二位可是前来收取他的服罪供词?哎呀,这个可有些不好办!这鲁芝就像茅厕里的石头,脾性又臭又硬,我们审讯了他多次,他硬是没有认罪服法哪!”

“鲁世英久居陇西要郡之职,刚正不阿,节操出众。本将军与太傅大人对他的了解也非一日一夕了!”司马师沉沉笑道,“你贾公闾仅凭三寸不烂之舌、一介廷尉属官之威,就能将他服罪了?本将军自是不信。罢了,你且在前边带我们径去鲁芝牢房吧!”

狱中不知昼夜,只有甬道石壁上的灯盏在泛着黄光。

油灯微弱的光线照进鲁芝所在的那间牢房,隐约可见四面石墙、半地稻草,被镣铐锁着的鲁芝那昂然端坐的身影投

出去好好长长。

鲁芝习惯了被一次又一次地架出去审讯,所以紧闭双目漠然静坐,仿佛对身外的世界毫不理睬。

远处一片光亮飘忽着渐渐而近,五六个人的脚步声在牢门外停了下来。

“就是这里了。”鲁芝听到贾充在说话。

“打开门,你们都退出去。”一个清朗而又有些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韦方,你在甬道入口那里把守着,不许任何人士前来打扰我和卫将军讯问。”

贾充和另外几个人低低地应了一下,然后就只剩牢门被打开的“吱呀”声和一些脚步远去的“笃笃”声。

牢房内外重又归于了一片沉寂。鲁芝仍是双目垂闭,并不睁开。

“鲁将军,久违了。”一个低沉有力的声音在他眼前的黑暗中徐徐响了起来,“您在狱中受苦了吧?”

鲁芝缓缓睁开双眼,只见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二人在他对面的草席上挺身而坐,而刚才发话之人正是司马师。

“怎么?是杀,是刚,两位公子来宣判了?”

司马昭以前和鲁芝在关中时就相识,见他如此凛然而问,却“扑哧”一声笑了:“鲁将军,何至于此?昭与大哥今日前来见你,只是准备和你谈一些话。”

司马师点了点头,面容一敛,直向鲁芝开门见山地肃然问道:“鲁将军,这几

日您在此处潜心反省,可已知错了吗?”

“鲁某忠心卫主,遵道而行,何错之有?”鲁芝哪会怕他的疾言厉色,当下脖子一梗,冷然而答。

“您忠心卫主自然是没错的,但您忠心护卫的这个主子,您却选错了。”司马昭在旁一字一句缓缓说道,“他不值得您去舍身护卫。”

“自古以来的权力之争,都只不过是成王败寇的规则罢了。呵呵呵……你们若不定下他的‘错失’,怎又显出你们发动这场阴谋变变的‘正确’呢?”鲁芝摸了摸自己双腕上的镣铐,笑容冷若冰霜。

司马师却始终始终是岩石一般峻冷刚严的表情:“鲁将军,您不过受了他们的蒙蔽而已。现在,师便要在这里和您好好辩论一下您所效忠的那个曹大将军究竟有何错失,让您明白事实的真相。”

鲁芝面色一正,身形一挺:“你讲吧!”

“首先,从十年之前曹爽初任辅政大臣之谈谈起。众所周知,曹爽当时为先帝陛下的东宫旧友,所以才会一跃而成为大将军。先帝陛下临崩之际,考虑到曹爽才德欠佳、资历浅薄,就特意颁下遗诏加封了股肱之臣孙礼大人他府中中史,悉心辅助于他。这本是先帝陛下尽心关爱他、维护他的一招妙棋。鲁将军你自己也明白,如果他曹爽能体会先帝陛下的深意而多多倚重孙礼大人,他还会沦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吗?”

(未完待续)